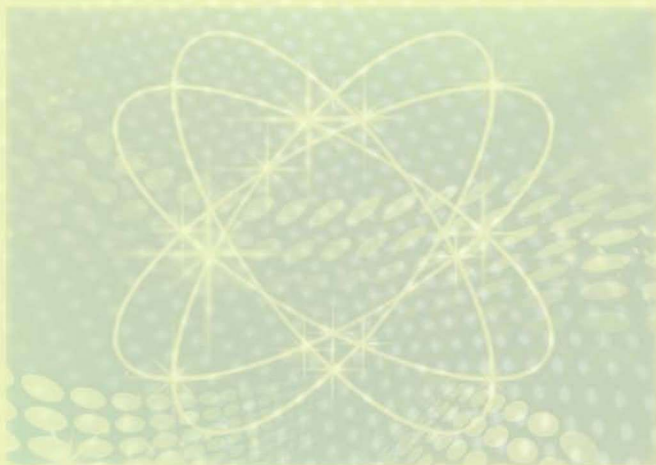


雾都孤儿

学习小组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都孤儿 / 学习小组/主编 —长春市：吉林大学

出版社，2008 10

ISBN9787—5601—3874—9

I 语…II 学…III 读物—作品—世界IV J 5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1596 号

语文新课标课外读物

学习小组主编责任编辑于泓

出版：吉林大学出版社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电话：0431-88499828

传真：0431-88499840

邮编：130021

印刷：北京市书林印刷厂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1 / 16

印张：1200

字数：10000 千字

版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9787—5601—3874—9

定价：1980 00 元（全套 100 册，本册定价 19 80 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序 言

语文新课标指定了中小学生的阅读书目，对阅读的数量、内容、质量以及速度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对于提高广大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培养语文素养，促进终身学习等具有深远的意义。

现代中、小学生不能只局限于校园和课本，应该广开视野，广长见识，广泛了解博大的世界和社会，不断增加丰富的现代社会知识和世界信息，才有所精神准备，才能迅速地长大，将来才能够自由地翱翔于世界蓝天。否则，我们将永远是妈妈怀抱中的乖宝宝，将永远是温室里面的豆芽菜，那么，我们将怎样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呢？

世界文学名著是世界各国社会和生活的结晶，是高度艺术化的精神产品，具有永久的闪光魅力，非常集中、非常形象，是中、小学生了解世界和社会的窗口，是走向世界、观摩社会的最佳捷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伴随着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茁壮成长，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青少年只要带着有趣的欣赏的心态阅读这些美丽的世界名著，非常有利于培养积极的和健康向上的心理、性格、思维和修养，有利于了解世界各国的社会和生活，并不断提高语言表达和社会交往的才能。

由于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卷帙浩繁，而广大中、小学生时间又有限，我们便在参考和借鉴以前译本许多优点和长处的基础上，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高度浓缩，保持了原著的梗概和精华，使之便于我们全面而轻松地阅读。

为了全面提高广大中小学生的知识基础，培养阅读的兴趣和爱好，这套课外读物还收编了大家喜闻乐见的广博知识，把阅读名著与掌握

知识结合起来，扩大阅读的深度和范围，这正是设计本套读物的最大特色。因此，本套课外读物有着极强的广泛性、知识性、阅读性、趣味性和基础性，是广大中小学生阅读和收藏的最佳版本。

目 录

私生子.....	1
来到棺材店	3
小小送殡人	7
告别狄克	15
步入伦敦	20
误入贼窟	23
替罪羊.....	27
在法庭上	31
分道两归	36
一去不返	44
重陷贼窟	47
大人物与小孤儿.....	51
教唆与引诱	53
远行之旅	56
遗言的秘密	66
神秘的陌生人.....	69
巧遇好心人	74
有惊无险	85
乡间生活	88
风波迭起	95
情话悄悄	102
在酒吧里	106
秘密的交易	110

老绅士的提议.....	126
如意算盘.....	133
约会成功.....	135
姑娘之死.....	142
真相大白.....	154
最后的结局.....	164

私生子

在 19 世纪初,离伦敦不远的一个市镇上,有一个教会的济贫院。当时各大小城镇都有这种慈善机构。这天夜里,一个年轻的孕妇被人抬进了济贫院。不一会儿,一个小生命便来到了人间。当时这里只有一位教区医生和济贫院收容的一位叫莎莉的老妇人。那位年轻的母亲躺在婴儿身旁,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地从枕头上仰起头来,用虚弱的声音挤出几个字来:“让我看一看孩子再死。”

医生走到床前,态度和善地安慰她说:“不,你不会死的。”权当护士的老妇人也对她说:“姑娘,还是想一想做母亲的感觉吧。瞧,多可爱的小乖乖呀。想一想吧!”

产妇摇了摇头,还是向婴儿伸出双手。医生把婴儿放到她怀里。她用冰凉苍白的嘴唇热烈地吻着婴儿的前额;眼睛里露出狂乱的异样光彩,身子突然朝后一仰,便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和她的孩子。

此时,医生戴上手套对老妇人说:“这姑娘面目清秀,是从哪儿来的?”

老妇人回答说:“是昨天晚上被人抬到这里来的。有人发现她倒在大街上,看上去是走了好一段路了。没有谁知道她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

医生向死去的人俯下身去,抬起她的左手看了看,摇了摇头叹道:“又是老故事,没有结婚戒指。唉!”

不用说,这个小男孩是一个私生子。

老妇人给婴儿穿上一件旧的白布衫,在上面贴了一个标签——他成为一个由教会教养、由济贫院收容的孤儿,注定了要在世间尝拳头、挨巴掌,遭受所有人的歧视而得不到人们的怜悯。

这个婴儿也就是已经起了名字的小奥立弗,在此后的 10 个月内,靠老妇人用奶瓶喂稀粥养活。后来,教区管理人决定把他送到 3 英里外的寄养所,那是济贫院的一个分部。

这里收养着二三十个无依无靠的小孩,他们经常趴在地上打滚玩。这些孩子们由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负责照看。每个孩子一星期有 7 个半便士的伙食费,应该足够他们吃得饱饱的了。但这个女人相当精明,办事用心,非常清楚怎样对自己有利。她把每周生活费的大部分拨归自己花用,那些正在长身体的孤儿只能靠数量少得不能再少的、营养极为缺乏的食物维持生命。

奥立弗 9 岁的时候被教区干事邦布尔先生领回济贫院,被安排干些扯麻絮的活计。有一次吃完粥后,他代表大家去向大师傅提出再添些粥,结果被关了禁闭。济贫院还贴出告示:谁领走奥立弗·特威斯特便可得酬金 5 磅。当时,他差一点儿被一个贪财的家伙领去当扫烟囱工。好在他精灵古怪,逃过了这场劫难。但后来济贫院门口又贴出了那张告示。

来到棺材店

当时,所有兴旺的大家族都尽力为成长中的子弟谋取优越的职位。如果不能如愿,就会按惯例送他们去航海。教区理事会效仿这一先例,集体商议是否让奥立弗·特威斯特随小商船前去某个处境恶劣的港口,因为这是处置他的最好办法,有可能哪天船长在兴头上将他鞭打致死,或者用铁棒砸坏他的脑袋。最后,他们得出结论:为奥立弗提供生计的惟一有效的办法便是把他送到海上去,说办就办。

邦布尔先生奉命先去打听,看能否找到一位需要无亲无故的房舱小厮的船长。此刻,他正要去济贫院准备报告此次打听的结果,却正好在大门口遇上了承办教区殡葬事务的索厄伯里先生。

索厄伯里先生是个大高个儿,长得粗手大脚的。他与邦布尔先生亲切握手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愉悦。

这位殡葬承办人说:“我已经给昨天夜里死掉的两个女的量完尺寸,邦布尔先生。”

“索厄伯里先生,你要发财啦。”邦布尔说着把大拇指和食指插进殡葬承办人递来的鼻烟盒。

“我顺便向你打听一下,”邦布尔先生说,“你可知道有没有谁需要一个学徒?教区济贫院的一个男孩,是教区的累赘,他就像磨盘一样沉重地套在教区的脖子上。谁若要他,条件可是非常优厚,索厄伯里先生,非常优厚!”邦布尔先生一边说,一边举起手在他身旁大门上的告示上敲了几下,“你看这孩子怎么样?”

“噢！”殡葬承办人说道，“邦布尔先生，你是知道的，济贫税款我可是没少交啊。”

“嗯！”邦布尔先生哼了一声，“有什么问题？”

“是这样，”殡葬承办人说，“我想我为他们付出那么多，我是有权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多地得到好处的，邦布尔先生，所以……所以……我想我可以要那个孩子。”

邦布尔一把抓住殡葬承办人的手，拉着他走进屋去。索厄伯里先生同理事们密谈了 5 分钟，商定将奥立弗当晚就送到他那儿去，在短时间的试用期里，如果主人能让学徒干足活儿而又不需花费太多的吃食，那么主人就可在若干年内把他留下来并随意使唤。

当晚，小奥立弗就被带去见“老板”，他们告诉他当夜就去一家棺材店当小伙计。要是他对自己的境遇不满或又重回教区，那他就会被送到海上，在海上早晚会被溺死或者是被打破脑袋。见奥立弗毫不动情，他们便一致认为：他是个铁石心肠的小坏蛋，并命令邦布尔先生速速把他弄走。

奥立弗听了发落去向的消息后一声不吭，只是拿起人家塞给他的行李，又一次拉着邦布尔先生的外套袖口，被这位显赫人物带往一个新的受难之地。

那个殡葬承办人刚刚上好铺门窗板，正借着昏暗的灯光往流水账上登记，这时候邦布尔先生就走了进去。

“哈！”殡葬承办人把一个字刚写到一半，就从账本上抬起头来，“是你呀，邦布尔先生。”

“是我，索厄伯里先生，”教区干事回答道，“瞧！我把那孩子带来了。”奥立弗鞠了一躬。

“哦，就是这个孩子吗？”殡葬承办人说，把蜡烛举过头顶，想把奥立弗看清楚，“索厄伯里太太！亲爱的，你到这儿来看一下！”

索厄伯里太太从店铺后面的一间小屋里走了出来，她又矮又瘦，长得一副泼辣相。

“亲爱的，”索厄伯里先生温和地对她说，“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济贫院的那个孩子。”奥立弗再次鞠了一躬。

“我的天！”她惊叹着，“他这么小啊！”

“是的，他是长得小点儿，”邦布尔先生回答，“可他还会长大的，索厄伯里太太，他还能长嘛。”

“是啊！我看他也是会长的，”这位太太没好气地说，“反正吃喝靠我们嘛。我看啊，领教区的孩子就是不划算，他们的用处抵不了供养他们的费用。可是，男人们总是自以为是！到下面去，你这皮包骨的小东西。”说完，棺材店老板娘打开一扇侧门，把奥立弗从很陡的梯子推到阴暗潮湿的石壁地窖里。那是煤窖的前室，名曰“厨房”，里面坐着一个仪表不整的姑娘，她趿拉着一双跟儿都磨平了的破鞋子。

“听着，夏洛特。”跟在奥立弗后面下来的索厄伯里太太对那姑娘说，“把给特立普留下的东西给这孩子拿些来。自从早晨他就一直没回过屋，也许用不着给他留了。我看这孩子倒不会挑肥拣瘦的，是吧，小家伙？”

奥立弗一听说有东西吃，眼睛立刻发亮起来。一盘粗劣的剩饭摆到他面前。

殡葬承办人的妻子看着奥立弗吃饭，虽一声不吭，心里可吓坏了。她没想到这孩子的胃口这么大。等奥立弗吃完之后，索厄伯里太太问：“怎么样，吃好了吧？”

“你跟我来，”索厄伯里太太说着拿起一盏昏暗而污秽的油灯往楼上走去，“你的床铺在柜台底下。我想，让你睡在棺材堆里，你不在乎吧？不过，不行也得行，反正没别的地儿给你睡了。”

小小送殡人

天刚亮，奥立弗就被一阵猛烈的踢门声惊醒。他慌慌张张地穿好衣服，可门还是被人怒气冲冲地踢了几十下，直到奥立弗动手去解链条时那脚才停下来。门外有人在怒吼：“快开门，听到没有？”

“这就来啦，先生。”奥立弗一边回答，一边解开门链，并转动钥匙。

“你大概是新来的学徒吧？”那声音透过钥匙孔传进来。

“是的，先生。”奥立弗回答。

“你多大了？”

“10岁，先生。”

“看我进了门不揍你一顿才怪！你这个济贫院来的小杂种！”奥立弗对那个极富表现力的单音节的“揍”字所蕴含的意义体验得太多了，他对门外那个人的话当然没有一丝怀疑，确信他一定是说到做到的。

奥立弗哆嗦着打开了门，只见一个穿慈善学校制服的大个子少年正坐在屋前的木桩上吃一块黄油面包，那少年用折刀把面包切成和嘴巴差不多大小的小片儿，娴熟地把它们送入口中。奥立弗又朝街两头和对面望了一望，以为刚才对着钥匙孔跟他说话的那个陌生人为了暖暖身子走开了几步。

但是街上再也没有其他人出现。

“对不起，先生，”奥立弗开口问那个穿慈善学校制服的少年，“是你在敲门吗？”

少年答道：“是我在踢门。”

奥立弗傻乎乎地问：“你是要买棺材吗，先生？”

听他这样一问，那少年立刻怒容满面，并恐吓说如果奥立弗再敢目无尊长地开此等玩笑，就叫他自己很快得到一口棺材。那少年带着一副教训人的神气问：“你也许不知道我是谁吧，你这济贫院的臭小子？”

“不知道，先生。”

“我是诺亚·克雷坡尔先生，”那少年说，“你今后得听我指挥。把窗板卸下来，你这该死的小恶棍。”说完，他踢了奥立弗一脚，然后神态庄重地步入店里，这使他显得一身荣耀，身价倍增。要知道，一个大脑袋、小眼睛、体态粗笨、相貌鲁钝的少年要显得尊贵庄重可不是件易事，更何况除了这些通常少有的自然条件外，还加上了一个红彤彤的鼻子和一条黄色的短裤，这就更是没人可比了。

奥立弗把窗板卸下后准备搬到屋旁的小院子里去，白天窗板就是放在那里的。他才搬起第一块窗板就因不胜重负而打破了一块窗玻璃。诺亚神气十足地告诉他说待会儿一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然后总算屈尊赏脸来给奥立弗帮忙了。索厄伯里先生很快下来了，一会儿索厄伯里太太也来了，他们对奥立弗少不了一顿数落。奥立弗果然“吃不了兜着走”，然后才跟这少年绅士下地窖去用早餐。

“往炉火前靠靠，诺亚，”夏洛特说，“我从老板的早饭里省下一小块儿熏肉给你留着呢。奥立弗，把诺亚先生背后的那扇门关好，我放在面包盘盖子上那些吃剩的东西你拿去吧。来，这杯茶给你，拿去放到那只箱子上喝。快点儿，他们还要你去看店呢，听见没有？”

诺亚·克雷坡尔说：“听见没有，济贫院的臭小子？”

“天哪，诺亚，”夏洛特说，“你真怪，管他干什么？”

“不管行吗？”诺亚说，“瞧，谁都不管他，所以我就要管他。他的父母既然不能管他，他所有的亲戚又都不管。这能行吗？”“哎，你真

是个怪人!”夏洛特说完放声大笑起来。诺亚也跟着笑了。他俩笑过之后,看见奥立弗被打发在屋里最冷的一个角落,坐在箱子上瑟瑟发抖,正吃着故意留给他的发霉的剩饭,便向他投以鄙夷的目光。

时光一晃过去了,奥立弗在殡葬承办人那儿住了差不多一个月了。这天,铺子关门后,索厄伯里夫妇在店铺后面的小客厅里用晚餐,索厄伯里先生向太太毕恭毕敬地瞅了两眼后说:“亲爱的……”见索厄伯里太太眼睛向上一翻,他马上打住。

索厄伯里太太厉声问道:“什么事?”

“亲爱的,我只不过想跟你谈谈小奥立弗的事情,”索厄伯里先生说,“他是很漂亮的,亲爱的。”

“可是,他吃得太多了。”

“他总是很伤心的样子,亲爱的,”索厄伯里先生继续说,“那很有用。他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送殡人,亲爱的。”

索厄伯里太太抬起来,一脸疑惑。索厄伯里先生马上注意到了这一变化,便立刻说下去:“我不是指那种死者葬礼上的寻常的送殡人,亲爱的,我想让他专办与他的年龄相称的丧事,相信吧,这一定会收到了不起的效果。”

索厄伯里太太听到这个新奇的提议,不免为之一振。这样,他们决定立刻向奥立弗传授行当秘诀,而且当即决定,在下次即将承办的丧事中就让奥立弗随行。

机会很快就来了。第二天早餐后半小时,邦布尔先生走进店堂,把手杖靠着柜台,掏出他那个大皮夹,从里面找出一小片纸交给索厄伯里。

“哈!”殡葬承办人扫了一眼纸片,眉飞色舞地说,“是要定棺材吧?”

邦布尔先生回答道：“先定一口棺材，接着还得做一场教区出钱的葬礼。”然后他就匆匆地走出店门。

“诺亚，你留下看店。奥立弗，戴上帽子跟我走。”索厄伯里先生抄起帽子说，奥立弗应声跟在主人身后去行使新的使命。

他们穿过该镇人口最稠密的地方，走了一会儿，便拐入一条狭窄的巷子。开门的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殡葬承办人一打量房间就知道了，这就是他要找的人家。他走进去，奥立弗跟在后面。

屋子里没生火，一个男人呆呆地蹲在冷冷的炉边，一个老妇人也搬了一张低矮的凳子坐在男人的身旁。在另一沓儿里有几个破衣烂衫的孩子，而在对面房里的一个小壁龛那儿有一堆用旧毯子蒙着的东西。奥立弗朝那边看了看，感到有几分不寒而栗，虽说那上面蒙着毯子，这孩子仍猜到那是一具尸体。“啊！”男人喊叫一声，顿时泪如泉涌，跪倒在死去的女人的脚边，“跪下，跪下，都给我跪在她边上，听我说，我说她是饿死的。直到她烧得不行了我才知道她已经病得不轻了。

接着她的骨头突了出来，屋里没有炉火，也没有蜡烛，她是在黑暗中死去的！她连自己孩子的脸也看不清，虽然我听到她喘息着呼唤他们的名字。我到街上乞讨，可他们把我送进了牢房。当我回来时她只剩下一口气了。她是活活地被饿死的。我敢向无所不知的上帝起誓，是他们把她活活饿死的。”

惊恐万状的孩子们嚎啕大哭，可那老妇人一直不动声色，对眼前的一切充耳不闻。她吓唬孩子们让他们安静下来。然后她踉踉跄跄地来到殡葬承办人面前。

殡葬承办人转身要走。

“等等，等等，”老妇人像是有话要说，她声音很大，“什么时候把她安葬，明天？后天？还是今晚？我已把她收拾停当；你保准知道我是要

去为她送葬的,给捎一件大斗篷来吧,厚点儿,暖和点儿的,天太冷了。我们还得在出发前吃点儿蛋糕、喝点儿酒,不麻烦了,就送点儿面包吧——只要一点儿面包和一杯水。会给我们点儿面包吗?亲爱的先生?”见殡葬承办人向门口走去,老妇人一把拉住他的大衣。

“会的,会有的,”殡葬承办人说,“什么都会有,样样都会有。”他挣脱老妇人的手,拽起奥立弗匆匆离去。

第二天,这家人得到了两磅面包和一块儿干酪,是邦布尔亲自送来的。奥立弗随主人又到了这凄凉的住所,邦布尔先生已带了4个准备抬棺材的人先来了。老妇人和那个男人各自罩了件黑斗篷在破衣服外。光秃秃的白木棺材钉上盖子后,抬棺人便把它扛在肩上走到了街上。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邦布尔先生来了。索厄伯里和执事开始向墓穴跑去。牧师来了,他一边走,一边穿上白色的法衣。可敬的牧师先生宣读了4分钟的葬礼经文,然后,把法衣递给执事,就走了。

“喂,比尔!”索厄伯里对掘墓人大声吩咐,“盖土!”

这个墓穴已安放了许多棺材,最上面这口距地面仅有几英尺。掘墓人往墓穴里铲土,又用脚轻轻地踩踩,把铁锹往肩上一扛,便走了。

“走吧,好兄弟!”邦布尔说着在那男人的背上拍了拍,“墓场要关门了。”

那男人自从在墓穴边站定后就一动也没动,听到这话他先是一惊,然后了抬头看看跟他说话的人,又朝前走了两步,却一阵眩晕昏倒在地上。那个疯癫癫的老女人只顾伤心她那失去了的斗篷(已由殡葬承办人收回),对她的女婿毫未在意。大伙儿往那个男人脸上泼了一罐凉水,他醒来后,大家送他安全地走出墓场。有人把大门锁上,大家各走各的路。